



作品：天籟調

得獎者：曾谷涵

曾谷涵，一九八二年生，苗栗通霄人。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九十四級畢，國立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第六屆。喜歡溫存舊事，討厭前情提要。仍想成爲一個盡量讓人覺得舒服的人，雖然舒服有時候聽起來有點色情。

得獎感言

頒獎典禮的投影片上看到許多人在爲文學付出這麼多心力，感動默默拭淚。接著又被布農族繁複而和諧的合聲盈滿腦袋，在鋼筋水泥大樓中感受到一點文明與自然的交會。謝謝親愛的家人、成大中文系（特別是文中唱歌的王偉勇教授）和東華創英所的老師朋友、自由副刊以及許多在文學上相遇的人，我愛你們。此文獻給父親曾庚亮先生。

三獎

天籟調

剛結束採收奇異果與柑橘的工作，雖然日間只感覺時值深秋，但入夜後的低溫和凌晨的結霜卻決然地寒冷，似乎在北半球那些即使不熟溜但也了然於心的二十四節氣，得在紐西蘭用另一種方式重新體會。乘坐渡輪由北島往南島的航行中，遠遠看見皚皚的雪白山色，六月初的芒種反轉正好對應十二月的大雪，看來還是挺有一回事。終於想抽一口菸了，不知道是熱咖啡太濃讓我心悸，還是海風冷得我手指發抖，撕不開包裝。先前在渡輪餐廳櫃檯結帳的男人出來幫忙，好像特地為我服務似的，還和善地用他的大手替我擋風打火。不過他當然也是出來抽菸的。

他說做這份工作已經十二年，每日五個船班，每班船上總會有像我這樣獨自旅行獨自抽菸的人，不論男女，來自世界各處。他的英文口音對我來說仍是陌生而屈奇，總得在腦中重理一遍才聽懂。

「你看起來不像抽菸的人。」他質疑。這種事情彷彿寫在臉上。

我猶豫回答，腦袋閃現中英文裡回答否定句的文法相異，瞬間天人交戰。「我不抽菸，但我可以享受這件事。尤其冷的時候。」或許是還想維護這色身，又不甘於太過乾淨不食人間煙火的困頓。我想告訴他這個想法，但佛家語不知如何用英文說出來。他抽完，告訴我天氣將會愈來愈冷，工作難找，祝我好運。

我實在不怎麼喜歡旅行。

討厭所謂一定要去的地方、該從事的玩樂或非吃不可的美食這些不成文的控制狂條列式規定。但卻對於在異地搬遷住下，到處散步，找地方游泳以及上市場買菜下廚，與人不拖泥帶水地短暫交會感到著迷。下了港口走出航站，好幾家背包客棧開來小箱型車在招攬旅人，無從比較或許也無須比較，就把命運交給機遇。上車後看到腳邊有一張旅遊景點的文宣，Queen Charlotte Track（夏洛特女王步道），隨口問了開車的毛菰（德國女子名，發音大致如此），她說最近常下雨太冷，走的人不多，步道在峽灣裡蜿蜒，全程三天兩夜或四天三夜，也可選擇一日行程，讓水上計程車接送。

也許可行。當下我這樣想，毛菰則熱情提供建議，例如三天的里程與路況，全程步道的投宿地點，食物的準備等等。向來差強人意的天氣預報系統則宣稱接下來的天氣晴好，我也決定不疑有他信之如筮龜，當晚就到超市採購食物，隔天早上整裝出發。並無衝動，但覺得一切恰如其分。

步道的起點在峽灣中的一個堤岸口，搭乘水上計程車的人不少，原本以為期待中走在無人之境的想法就要幻滅。但船艇在錯綜的水域繞行，有些是要去水邊酒店度假，有人則是一身釣魚行頭要一展身手，也有人像是回家，有狗來水邊歡迎。最後真正來到步道的剩下我和一對美國老夫婦，他們說只散步一日，下午便乘船回去，也是一句祝我好運，我就千山我獨行那樣大步離去。

孤獨之好，在於還有其他的辭彙可以為你心裡自傷的格調緩頰。因為不至於孤單，孤單太過落寞，彷彿窮困潦倒六親不認。也不至於孤絕，孤絕簡直自毀般封鎖在禁錮的牆裡不得超生。而孤獨正

好是體會這些單字組合能衍生出多少情境的妙方。我留心腳程的速度要略快才行，第一天有二十七公里遠，且連絡今晚借宿的老奶奶家時，她再三叮嚀冬天五點鐘天就黑了，步道又多樹叢林蔭可別來得太遲。

雖然空氣乾冷足以凍麻手掌，但陽光和煦，我走得渾身發汗。而且真的空山不見人，且不聞人語響，一切寧靜，只有山林鳥獸的窸窣，而那甚至也是寧靜的一部分。我無來由地想起一段旋律，調勻氣息，放聲唱了出來。

「到處隨緣延歲月，一生安分度時光。」

旋律與節奏都抓得零零落落，甚至連閩南語的發音都不怎麼確定，我就一直在心裡，也在嘴邊反覆琢磨。這是父親生前常唱的。歌詞是憨山大師〈醒世歌〉，但不知道為什麼父親把「終生」唱做「一生」。他時常在清晨起床開始要擠牛奶與餵牛時，氣運丹田地把歌聲發自肺腑，牛群就紛紛自動啓步開始今日行程，說不定那曲調還真的能催乳。還好鄉下地方厝邊隔壁皆親友，大概也都習慣了父親的鐵嗓，因為聽奶奶說父親小時候就用這招叫姑姑們起床入海牽魚栽。我也猶記得童年時某些禮拜天（當時尚無週休二日），會是全家出遊的大日子，去爬山讓小孩累得涕淚縱橫，或是到某個名之為度假村的遊樂園烤肉，父親也不會放過任何一次引吭的機會。在山頭放歌不必說，連遊樂園的卡拉OK大賽他也要參一腳，且不必音樂伴唱帶，麥克風唱了兩句不斷音爆只好放下，一旁我們聽得尷尬渾身發熱，對於父親的率真與任性既覺得有趣又羞赧。尤其年輕觀眾多半不知所云，但中老年鄉親則不

吝於掌聲與歡呼，奇異的世代分裂場景。

長大後離家讀書，少有機會再聽。而父親久病，在我大學一年級那年往生。我知道喪父的悲痛一直存在內心某處，卻無能為力，喪禮結束後就把它渾然迷惘地埋藏在生活裡不去碰觸，因為總覺得身不在其境而日子也無異。直到大學三年級有詞曲必修課，歌聲好的教授興致來時在台前教我們唱許多歌調，隨口哼來幾句的「天籟調」，讓我倒抽了一口氣。故作鎮定而顫抖。我想更了解天籟調，找到了天籟吟社出版的書與專輯，聆聽揣摩父親的唱法，但現在仍哼不成調。

「借問酒家何處有，牧童遙指杏花村。」

一樣的旋律，可以唱許多七言的詩句。杜牧的〈清明〉是父親在雨來時愛唱的詩詞。夏洛特女王峽灣，萬年前的冰河開鑿切碎大地，形成山海彼此錯落的複雜地形，讓人只在乎身在其中而不管此為何處。想起種田山頭火的俳句「暢直道上行寂寥」，這步道雖蜿蜒但確實無歧路，走久了步伐呼吸都成自然，就專心起來研究天籟調的旋律。那第四個「家」字，是全曲調的最高音，並且連綿拖沓搖曳而下，以我對父親歌聲的記憶與樂理的基礎認識可以抓到八個音的迴轉，如今這樣唱歌大概會被當成節奏藍調吧。在山峽中繼續鑽行，不時可以瞥見海灣，偶爾看到跨島時搭乘的渡輪，因為距離遙遠彷彿無聲航行，在湛藍的水面畫出兩行愈離愈遠也愈淡的茫茫白浪。不知道那位和善的服務員是否又出來與不過問名姓的乘客抽根菸了。

接著道路引我來到海岸邊，有屋有碼頭，一個中年婦人驚訝有人走來那樣笑著對我招手。她問我

今晚是不是住諾琳家，那是老奶奶的名字沒錯。並且拜託我幫她送信給老奶奶。她沒有遙指杏花村，但提醒我只要跟隨粉紅色的三角形路標走就會抵達。我彷彿桃樂絲接下女巫的任務走上黃磚路那樣，當了短暫的信差。天色已昏闇，氣溫驟降，沒有稻草人錫人獅子來陪伴，粉紅三角形不知有何暗示，我遠遠看見諾琳在堤岸上守著船艇運來的行李。「我就知道你沒帶手電筒。」她說，但用的是torch這個字，在我認知裡是「火把」的意思。她在薄暮中打燈把我領回家。我覺得火把聽起來更迷人。

晚餐時候她與我分享司康餅，聊著自己去過了五十多個國家，如今太老沒有旅行團願意承擔責任，只好都獨自出遊，也算背包客一枚。而下一站是中國，要我教她幾句普通話。電視上則播報著敘利亞的內戰，喧囂的槍砲與吶喊，傷兵的臉龐與四處斷垣殘壁，記者的冷靜播報聲是我跟不上的語言，但一切恍目驚心。在這僻遠的山海圍繞中，世界無處不停下腳步，老病死生誰替得，酸甜苦辣自承當。彷彿了悟的本意就是讓殘酷的真實在心上留下應有的擦傷。

因為真的累，房間也舒適而一夜好眠。早晨由鳥聲開始，八點才來的晨曦融開階前草地凍著的薄霜，有野兔奔躍、狐疑然後躲藏。臨走之前諾琳告訴我一條好走的捷徑回到夏洛特女王步道，然後給我一個奶奶的大擁抱。

而我依然是一個人上路。步道來到私人土地，牧場上的牛羊群彷彿全數用著一模一樣的思維低頭嚼草，又好奇地望著我走過。途中一座看似老舊的屋門前架設了木櫃，擺著幾個蘋果，幾罐飲料，幾包營養補給用的餅乾，旁邊的人頭模型上戴了手工針織的保暖毛帽，一旁也掛著圍巾與手套。每樣東

西上都有標示價錢，讓行路的過客自取，現金鈔票請投入木箱中。無人監看，自由心證。

天籟調也繼續哼唱。比起父親渾厚如洪鐘的歌聲，我的嗓音顯得太過細柔，唱不出那種昂揚淒楚。而且無法為唱出來的音律定譜，又不至於荒腔走板，似乎是在有限的範疇中隨心所欲。但想何為天籟？父親從哪裡學來這些吟唱歌詩的曲，又如何懂得在不變的歌調裡，隨字詞的情感即興流轉每個音符呢？

第二天有一個短短的支線可以登高瞭望，此地叫做Estwell，吃得好。我稍做休息，啃蘋果喝調味乳，脫下衣服曬太陽，一隻秧雞在我的周圍探頭探腦。遠處島嶼像一片片濃墨暈染在映照正午日光而透白的海面，空氣雖涼，但太陽的溫度在肌膚上像敷著流動的暖光。此時手機響起，我疑惑了好久才相信，沒有接到。山裡收訊時有時無，只好趕快回電，是朋友要應徵下一份工作，問我要不要一起去。仔細交代一些細節掛斷電話後，我竟然打開行動上網開始收發email，擺脫不了的紅塵俗事。信件傳遞來反核的資訊，現代科技的進步對於電力的需求，拉扯著可能的天災與技術上不精良之下興建核電廠的不可行。而未來總有立場責備今日的決定，只是因果論並不合適於眼前這個淺而易懂的難題。我想要無核家園。我在這個無核的異鄉某座島嶼的山頭裸身曬著太陽，如此自語，彷彿說給誰聽。

「潮聲盡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。」記憶裡父親又擅自改「谿」為「潮」。我還不到如此豁達的時候，因為那些清淨身與廣長舌，佛的意思總讓我愛恨不分明了。無是無非，超然若誠如漠然，

我輩俗人仍不知如何割捨。只是當預想不幸來到眼前是何等殘酷，只好狠下心來站在善惡立判的某端，與人對抗。

第二夜留宿的地方是個度假中心，整棟宿舍依然我一人獨占，沉靜得聽得見壁爐裡的柴火成灰。第三天的路程短，過了正午就來到終點的碼頭邊，一位抱著小孩，相貌端正老實的男人說他在等我。還以為我一路的孤獨走進了另一個時空，有夢中的愛人與孩子前來迎接。原來是峽灣裡有烏雲飄移，恐有風雨，船艇停駛，由他開車送我回背包客棧。海面黯淡下來，島嶼濕黑，似乎真的藏了點惡意。凝視那些漂蕩的船，我還曾想用這些淺薄的覺悟，渡自己荒涼的肉身嗎？男人開車指著滿山豔麗黃花，我說很美，他告訴我那實為難纏的惡草，充滿危險荊棘且危害農作，正一點一點侵蝕著這國土，麻煩極大。後座嬰兒座椅上的男孩則凝視轉頭探望的我，笑得無瑕。我想，關於身而為人的幸福與苦難，我知道的還不多。而天籟不可探問，所以人們才慷慨放歌，聊以自慰吧。

評審意見

且走且歌

◎劉克襄

走路是晚近每個年代散文創作者最偏好書寫的議題之一，有志者紛紛透過此一最根本的移動，以文字夾議夾敘，努力反思，或隱隱指涉現代人生活的各種情境。

本文作者既年輕，又處於無業狀態，懷抱反核意識，走在紐西蘭的鄉野。這些條件，都潛在地構成了一個人走路的美好。經由隨興地遊走，以及由此苦其心志的長途跋涉，也最能體驗生命簡單的寂寥，或是看到生命的另一種可能。

細讀其見聞，寫景描景都能含蓄而謹慎地到位，絕少敗露之氣，或者過於浪漫之想像。一步一腳印的貼切感觸，躍然紙上。

最精采部分，更在其一邊於無人的曠野進行生活長吟，更以歌詩懷想父親種種。自己的生命觀似乎也由這一看似平淡的短暫旅行，有了更開闊的見識，卻不願意遽下定論，更不願對時局變遷有所針砭，而是相時度勢，且走且瞧，也且歌，繼續人生未竟之旅程。